



泥土镌刻的年轮里,麦粒与花草互为注脚。大地掌心每一粒正在发芽的时令,等候年光的日渐丰腴。

春醒篇

二月末梢,风依然裹着料峭,大地还在蛰伏中等待。独自游走在野外寻春,只听见冰层裂开第一道皱纹。这是解冻之章的前兆——当奔突的第一缕暖流袭来,河面便响起细密的碎裂声。

我在四郎河畔目睹了这场春风带来的微观变革。

新酡的绿意从山坳漫出时,三道湾山桃花正在酝酿一场花事。惊蛰前的雨水总是来得矜持,雨脚稀稀疏疏,一针一针织就春的绿意。后园那株老桃树,枯枝上突然迸出玛瑙似的红苞,在某个清晨簌簌绽开。我看见蚯蚓拱起新鲜的泥痕,这些沉默的耕作者将去岁落叶酿成沃肥;空气里浮动着腐殖质的陈酸气。

布谷鸟开始数着稀疏的雨点,父亲打开仓房的木门,扛着沉睡一冬的犁铧走向旷野。铁器与泥土相撞的刹那,点燃了田畴新生的希望。新翻的泥土泛着油亮的光,垄沟蒸腾着浅白的地气,恍若大地的呼吸。犁铧在土膏里写下预言丰收的箴文。母亲的蚕房里,竹匾上幼蚕顶破蚕卵时迸发的生命力,让整个蚕房都笼罩在微妙的震颤中。幼蚕啃食桑叶的沙沙声比细雨更轻,却在寂静中显出惊心动魄的力度。菜畦里的菠菜抽了薹,母亲挎着竹篮掐嫩叶。

晌午时分,我的影子印在新耙的田地上,变幻的轮廓仿佛大地用光影丈量时光的刻度。地窖深处,去年放置的醋糟瓮发出细微的咕嘟声,像是泥土在酝酿某种秘密的承诺。

风过岷岷

□ 吕春文

塬被岷岷串联着,岷岷就是塬与塬手臂相挽的两扇坡,像个斜置抛物线,岷岷比沟浅,由塬边往下,沿沟壑的一侧绕一个弯,越往坡底,岷岷越瘦,在坡底瘦成了一条路,岷岷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扛着一条路,把两个塬连通起来。岁月把沟切削得越深,岷岷的两扇坡就越陡,坡越陡,路越险,行走越艰难。

我在灵台县西部最小的塬上出生并长大,塬小沟深,海拔将近1500米。四季风来风往,持续不断。由西往东,塬面越来越广阔,越来越低缓,风也越来越轻柔 and 温暖。

岷岷就像人的颈椎,是一条运输线,也是一条神经线。从最西边的冲天塬向东,到朝那塬得翻越八个岷岷。我们要去朝那镇赶集或者上学,得翻越一道道沟,走过一个个岷岷。出了塬边,就是岷岷的一条下坡路,沿坡下行,如果天气晴好,路面平整,骑自行车,便有一阵飞翔的快乐。坡底是岷岷的狭窄地带,迎面还是一道坡,推着自行车上坡,一路气喘吁吁。

岷岷是风的急流险滩。风在大地上驰骋,到了岷岷处,就有了排山

天空悬着一朵云,像棉花又像银絮,把春天映得格外明亮。

夏炽篇

庭前老槐抽新穗时,春色已在檐角褪成淡青的苔痕。

槐花香从山麓飘来,穿过子午岭,越过四郎河,将夏的讯息传给蜜蜂。槐花飘香,蜜蜂采蜜,花香化身村庄的甜蜜。黄米在铁锅里舒展筋骨,粒粒裹着星辉的银箔,被浸过窗棂的晨光照拂,竟在粗陶碗里漾出淡金色的涟漪。和秋风、冬雪一起沉淀了整个季节的黄米,淋上槐花蜜,尝一口筋道、甘甜、沉香。这一刻,任何美味都无法与之媲美。玩耍的孩童,佩戴的各色香包,诉说着岁月的非遗故事。

蝉鸣穿透晨雾时,檐角的露珠正沿着羽扇般的南瓜叶上的绒毛滚落。我蹲在菜畦,看着那滴水珠在叶脉间游走,将初生的晨光折射成彩色的锋芒。这是暑气尚未发力的清晨,土墙角苔痕湿润如祖母的绿缎褂子。

南风掠过时,杏子半边脸染上绯红,麦穗已悄然丰盈。父亲取下悬挂在梁上的镰刀,在磨石上霍霍打磨出弦月般的锋刃。金黄的麦浪深处,翻滚着收获的喜悦。打麦场上,父亲用

大地时序

□ 张丽娜

木锨扬起谷粒的姿势,像指挥一场金色的雨,在天空划过优美弧线,书写丰收的唱词。蝉鸣愈加沸腾时,暴雨会突然来临,将溽暑熬煮成黏稠的蜜糖。

晨昏交替间,墙缝里的冰草又蹿高半寸。卖西瓜的喇叭声依旧在正午响起,门帘在热风里翻卷。蝉蜕空悬在槐树枝头,守着某个炽热的夏天。

秋稔篇

白露为霜的清晨,秋雾正漫过老屋的檐角,田埂边的野菊花凝着露珠。屋后田地里风干的玉米正簌簌轻响,低垂的稻穗向大地致意,像是某种远古的算筹,细数着土地与光阴的秘密。母亲踩着露水往玉米田走去,黑绒布鞋沾满碎金般的草籽。

铁镰割开玉米秆的刹那,清甜的浆汁溅在褐色手腕上,是草木馈赠的璎珞。收割机吞吐着金黄的苞谷,老牛驮着成捆秸秆悠悠踱过田埂,裸露的田地一片空旷。稻草人依然张开双臂,褪色的红布衫在风中摇曳,守望着最后一茬遗落的谷粒。

晒谷场浮动着蜂蜜般的光晕,晒秋的竹匾铺满辣椒、柿饼、山茱萸、苞谷、黄豆、紫苏,像是打翻了大地的调色盘。母亲扬谷的木锨起起落落,沉

皱里,长成永恒的秋天。

冬藏篇

北风掠过未瓦时,母亲正在储藏白菜和红薯,檐角最后一串被寒霜染成琥珀色的柿子像凝固的冬阳。

地窖里的冬藏总带着泥土的厚重。父亲用柳条筐盛满马铃薯,偶有凹陷处都残留着锨头的刻痕。这些沉睡的果实在黑暗中分泌淀粉,像农人掌纹里积淀的岁月。母亲把白菜码成垛,青白相间的叶片裹着霜花。当木门合拢的闷响回荡在地窖时,《诗经》里“九月筑场圃,十月纳禾稼”的诗句也在耳边回响。地窖深处藏着时间的果实,萝卜在幽暗中酝酿糖分,白菜层层叠叠裹紧心事。这些沉默的贮藏者,正以腐烂与重生的微妙平衡时间。

地窖成为冬日秘境。陶瓮与腌菜坛在幽暗中絮语,发酵的声响像土地低沉的暗语。母亲揉面的手掌纹路里,麦穗生长的密码正在苏醒,面团膨胀的弧度里,藏着惊蛰雷声的伏笔。屋檐下的储藏则浸满人间烟火。瓷盘里的萝卜干在风中瑟缩成月牙状,盐粒在褶皱间闪烁如星子。陶瓮中的白菜与卷心菜在乳酸菌作用下舒展,溢出令鼻尖发酸的鲜香。当我在雪夜翻开《月令七十二候》时,终于懂得“闭塞成冬”的真意。

枯枝是冬天的笔触,屋前参天白杨在灰白的天幕上勾画疏影,连麻雀的啁啾都裹着寒霜。这是岁末特有的清寂,万物褪去浮华,以收敛的姿态将生命沉入地脉深处。

粮仓堆积着金黄的秘密。小麦在木囤中沉睡,麦粒摩擦的沙声应和着窗外落雪。父亲用瓷碗舀起麦粒,任它们从指缝流泻成金色瀑布。

赤金峡

□ 陈思侠

—

被施以魔法的峡谷
只有一面温暖的镜子
倒映着阳光

山水的舞姿
有飞天散花的缠绵
也有丝绸古道上
胡旋舞的狂欢

山间小径,肆意绽放的
马蹄莲和打碗碗花
似火如金,让峡谷
佩戴了斑斓的花环

二

夜幕降临,赤金峡
被神秘的面纱笼罩

星空下,峡谷的微风
像大自然温柔的抚摸

烦恼变得微不足道

放下疲惫与纷扰
只留内心的宁静

与赤金峡相遇
是与自然的浪漫约会
是又一次感受
对生活的热爱

田间·诗行

□ 阎润文

教室的一体机上,青草泛着绿
溪水静静地流过
啄食的鸟儿,它们空寂的肚皮
一次次变得饱满而丰盛
它们专注的神情,丝毫不惧怕
全副武装的稻草人
青草旁边空旷的原野上
红色的旋耕机在不停地耕作
这是我最看到的最动人的场景
这一刻,稻苗含着笑
我捧着书本在田间来来去去
不经意间,那些伸长脖子的稻穗
正声情并茂地
朗诵着美妙的诗句

麦苗儿青青

□ 阎世才

四月的风
在平原上,摊开麦浪里的诗行
一个拽着气球的孩童
像牵着一轮红日
以奔跑的姿势加注韵脚
阳光,因此囚不住鸟鸣
一声声啼啭着对秋的渴望
相反,麦苗却喜欢默默生长
既然,听不见拔节声
那就先替春天忍着
这时,老农的举手投足
就成了风景,也带足了风光
幸好

没人能按住一滴雨的心跳
泻进麦田的爱,刚刚好
那么柔软,都不忍吐露锋芒

梨花飞白雪

□ 李 剑

还来不及融化
还来不及离别
去年的雪
又着一袭白色彩裙
重现人间枝头
悄然出现在我经过的路口

四月,有多少人听闻你的讯息
从远方赶来
人群中,我像是个怀旧之人
常常想起前尘往事
清晨抑或黄昏
常常在梨树下久坐
闭上眼,心海泛起丝丝涟漪

而风总是静悄悄
在我出神凝思间
摘走一两片花瓣……



春 色

〔中国画〕

李平利 作

汉长城行记

□ 陈学仕

归路过歇脚讲经的地方。而峡谷两边的山脉上,盘亘着长城巨龙,一头蜿蜒向东,一头逶迤而西。

这是汉长城。永昌境内的汉长城,横穿县城北部,东起朱王堡镇,横穿水源、河西堡、城关、红山窑四镇,延伸至绣花庙与山丹的长城相接,全长百余公里。这些矗立了千年的墙体,昔日的雄姿,在岁月的斑驳中成了一段段遗痕。不过,从金川峡水库往西到花大门石刻附近,从圣容寺到毛卜喇,这两个地段的长城都较为完好,城墙、壕堑、山险、劈山墙、垒石墙等相貌特征明显,还有几段挺立在峭壁上,昂首挺胸,气势宏伟。有的地方还有明长城与之相伴。蓝天白云和古老的长城,组合成一幅壮美的画卷。面对汉长城,我们不禁沉

山前小河,不紧不慢地流淌着,发出轻微的哗哗声。天空蓝得透亮,云彩则白得有点晃眼,如同淘洗过一般。

刚刚下过一场春雪。但我们未能赶上雪景,到达圣容寺的时候,春雪已经化作白云,一朵挨着一朵,端坐在深邃的蓝天上,好似洁白的睡莲绽放于湖水中央。

我们恍惚间梦回大唐。不知是受了玄奘取经东归在圣容寺讲经故事的启发,还是被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句牵引。

隋唐两朝,是圣容寺最为鼎盛的时期。让后人记挂的,还有寺前的御山大峡谷。这条峡谷,以及峡谷里的山间小路,曾经是岑参等文人贤士前往西域的必经之路,也是玄奘取经东

平山湖大峡谷的险峻奇特,黑河湿地的生机盎然,以及那些星罗棋布的湿地公园……共同构成了甘州独特的自然风光。这里,有“塞上江南”的温婉,也有“清凉之都”的宁静,更有“戈壁水乡”的神奇。北国风光的豪迈与南国风韵的柔美,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。

甘州,不仅有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,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在古城里,隋代木塔、明代钟楼、西夏大佛寺……每一处古迹,都是时间的见证者,它们静静地诉说着甘州往昔的辉煌与沧桑。走在这些古迹之间,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,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而来的诗意与温情。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甘州自古以来便是商贸云集、文化荟萃之地。在这里,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甘州文化。独特的地理和人文,让甘州具有了独特的城市气质,在丝绸之路上演绎了一个个传奇。

自古以来,文人墨客们对甘州情有独钟,在这里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。“君为张掖近酒泉,我窜三巴九千里”是诗仙李白的名句。明朝郭登的“甘州城北水云长,与天边相接,展现出一派苍凉而又壮阔的美;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,莫过于那七彩丹霞,如彩虹般绚烂,又似梦境般迷离,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诗意甘州

□ 李 清

甘州,张掖的古称,一个提及名字便让人觉得充满诗意、心生无限向往的地方。“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谁言行游近?张掖至幽州。”陶渊明的诗句,穿越了千年的风尘,将我的思绪带往河西走廊,带往这片土地山北麓那片神奇的土地。而在甘州这片土地上,每一粒黄土都似乎蕴藏着故事,每一缕风都似乎在低语着过往。

踏入甘州,仿佛步入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,这是有着荒漠与绿洲的奇妙交响。雪山巍峨,冰川皑皑,它们以千年不变的姿态,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圣洁与纯净;森林茂密,草原广袤,绿意盎然中藏着生命的勃勃生机;荒漠沙丘,绵延不绝,与天边相接,展现出一派苍凉而又壮阔的美;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,莫过于那七彩丹霞,如彩虹般绚烂,又似梦境般迷离,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